

# 張申府文集

第三卷



回憶第一

年戰爭前夕，我初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，後赴上海，首

初到北京上小學。十六歲考進中學。初感  
歷代哲言教理邏輯科學  
在世一切根上

了徹底繼續革命

所立

張申府文集

景選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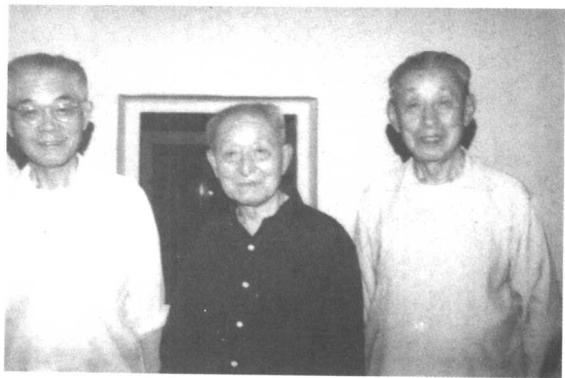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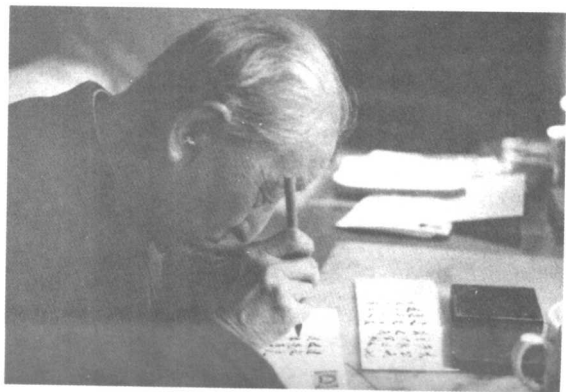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中秋节在自家院中



1978 年在自  
家院子里与夫人、  
女儿合影



1981 年 6 月，与二  
弟张崇年（右一）、三  
弟张岱年（左一）在家  
中合影



1982 年，应邀  
为来访者题字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致记者 .....     | ( 1 )  |
| 劝读杂志 .....    | ( 3 )  |
| 问救世军 .....    | ( 6 )  |
| 狗争食 .....     | ( 8 )  |
| 打仗的 .....     | ( 9 )  |
| 革新 .....      | ( 10 ) |
| 兴三利 .....     | ( 11 ) |
| 文字与思想 .....   | ( 12 ) |
| 鬼学 .....      | ( 13 ) |
| 结婚与妇人 .....   | ( 15 ) |
| 嫁娶有理据吗? ..... | ( 16 ) |
| 数之哲理 .....    | ( 18 ) |
| 男女问题 .....    | ( 20 ) |
| 威尔逊 .....     | ( 26 ) |
| “危险思想” .....  | ( 27 ) |
| 入狱——革新 .....  | ( 29 ) |
| 自由与秩序 .....   | ( 30 ) |
| 俄罗斯 .....     | ( 35 ) |
| 知识阶级 .....    | ( 36 ) |
| 为什么而什么 .....  | ( 37 ) |
| 老鼠 .....      | ( 38 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说实话 .....       | ( 39 )  |
| 社会 .....        | ( 40 )  |
| 个人不负罪恶责任 .....  | ( 41 )  |
| “社会问题” .....    | ( 43 )  |
| 完人 .....        | ( 45 )  |
| “研究问题” .....    | ( 47 )  |
| 共产主义之界说 .....   | ( 48 )  |
| 肺腑语 .....       | ( 50 )  |
| 所思 .....        | ( 53 )  |
| 序言 .....        | ( 53 )  |
| 所思 ( 其一 ) ..... | ( 55 )  |
| 所思 ( 其二 ) ..... | ( 72 )  |
| 续所思 .....       | ( 133 ) |
| 帝国主义等 .....     | ( 201 ) |
| 小人国 .....       | ( 206 ) |
| 人是生物 .....      | ( 207 ) |
| 开化与野蛮 .....     | ( 208 ) |
| 生之反映 .....      | ( 209 ) |
| 一 宗教的传布 .....   | ( 209 ) |
| 二 是与应 .....     | ( 209 ) |
| 三 理想 .....      | ( 210 ) |
| 四 笼统与分析 .....   | ( 210 ) |
| 五 革命与科学 .....   | ( 211 ) |
| 六 必然 .....      | ( 212 ) |
| 七 阶级之产生 .....   | ( 212 ) |
| 八 力的出路 .....    | ( 212 ) |
| 九 社会批判 .....    | ( 213 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 无产阶级之兴起 ..... | (213) |
| 十一 生活方法 .....   | (213) |
| 十二 精神浪费 .....   | (213) |
| 十三 对戡 .....     | (213) |
| 人生意义? .....     | (216) |
| 我不能同于培根 .....   | (218) |
| 感 .....         | (220) |
| 人 .....         | (220) |
| 蚕 .....         | (221) |
| 命 .....         | (221) |
| 数 .....         | (222) |
| 重感 .....        | (223) |
| 质 .....         | (223) |
| 文 .....         | (223) |
| 物 .....         | (225) |
| 理 .....         | (225) |
| 疑 .....         | (226) |
| 仁 .....         | (226) |
| 算 .....         | (226) |
| 美 .....         | (227) |
| 行 .....         | (227) |
| 读感 .....        | (229) |
| 编零 .....        | (231) |
| 新年的梦想 .....     | (232) |
| 我对文学的三个希望 ..... | (233) |
| 说实 .....        | (234) |
| 再说实 .....       | (23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要有你自己！ .....          | (238) |
| 时代 .....              | (240) |
| 善忘 .....              | (242) |
| 工具 .....              | (244) |
| 思想与行动 .....           | (246) |
| 虚伪非尽恶德论 .....         | (248) |
| 人间闲话 .....            | (250) |
| 由好书到爱情 .....          | (266) |
| 观《茶花女》所感 .....        | (268) |
| 说实话（一） .....          | (270) |
| 活法活用 .....            | (273) |
| 仁与先觉者 .....           | (275) |
| 行易知难的真谛 .....         | (277) |
| 说实话（二） .....          | (278) |
| 街头碎语 .....            | (280) |
| 家常话 .....             | (282) |
| 天人行 .....             | (443) |
| 五四感想 .....            | (445) |
| 五四运动的今昔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有关五四运动的零感散忆之一 ..... | (449) |
| “实”、“活”、“中” .....     | (452) |
| 知乐歌 .....             | (457) |
| 所忆 .....              | (460) |
| 家世和幼年生活 .....         | (460) |
| 进入新式学堂 .....          | (462) |
| 回想北大当年 .....          | (465) |
|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.....  | (473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筹办黄埔军校点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486) |
| 我在清华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.....               | (489) |
| “七七”后的零散回忆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495) |
| 我与陶行知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499) |
| 忆守常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501) |
| 纪念蔡元培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506) |
| 纪念邓演达同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508) |
|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509) |
| 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段相处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516) |
| 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519) |
| 我的教育、职业、活动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525) |
| 从 1911 年到 1948 年期间曾投过稿的报纸期刊等 ... | (565) |
| 解放以来发表的文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601) |
| 我出过的单行本书及小册子等 .....              | (604) |
| 主编过的期刊报纸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606) |

## 致 记 者

记者足下：读大志二卷三号，审有增设介绍书报栏之意，甚盛甚盛。导读者以良籍，兼迪其好读之习，唯此是赖。外国杂志，自专讨论高深学术者外，盖莫不有新书评论门。中国二三杂志之无此，约有数因：

一、出版界不发达 近年出版界之消沉，念之太息。求诸坊肆，绝无一二新出高等书可得，国人之不重学、不好学，诚可知也。既无可供介绍批评之书，主杂志者何从批评介绍起。且外国书商，凡新书出，每以投赠名杂志社。一经介绍，即不啻登一极有值之广告，书价可倍蓰增，吾国书商则焉知此。是因一也。

二、杂志编辑不读书 以故虽有新出良籍，不之知也。即令知之，自己既不读书，宁介绍书使人读乎。国中今日事事不出苟且偷安，因循敷衍八字。杂志记者，亦以编辑杂志苟且偷安因循敷衍，其不以读书谋其读者利，良无足异。是因二也。

三、一般社会不读书 今日一般社会，自亦苟且偷安因循敷衍而已，读书甚费脑筋，而无所益，谁肯为之。既不读书，自无需人以良书见告，更何求杂志专设此栏乎。是因三也。

四、一二真正学者不以书为导 外书杂志书评，非悉出之编辑者手也，得自学者投寄为尤多。而吾国之一二真正学者，则批评书籍，以良书诱后进，其事几无。批评所治学区野内之新书，商其新谊，订其讹误，本学者分内事，吾国学者，盖未皇焉。国人原最不好事，社会现象，遂永在陈死，此特其端一耳。

是因四也。

今大志既有以介绍书为要求者，记者复决然有设此门之意。四因中二是已脱矣。出版界之消沉，非能即起之，则所介绍势不得不及外籍。且大志既揭输入最新思潮为帜志，介绍欧美新书，更属当然。此门稿，如外国杂志例自以不限出自编辑为宜，国中学者，能读书者，皆可以此请之。下走虽无似，闲居颇尚嗜读，甚愿于斯有所贡于大志，至若介绍报。当不外取中外名杂志，与大志性近者，逐期述其内容，西国杂志，盖多尔也。余再白。

张嵩年再拜

（原载1917年4月1日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二号）

## 劝 读 杂 志

记者：

中国旧无杂志，与之不相习；故罕能利用之。然杂志乃现代的记载。注重知现代为晚近之好趋势。不知过去，固不知现代的来历；徒知过去，不知现代，其知亦岂能切实周备？知现代乃知将来之墓。欲善将来，必先善现代；不知之，何能善之？生在现代，而不知现代，何能随之进？何能促之进？何能享乐之？何能利用之？如是生活复有何味？此读现代的记载以知现代所以必要之一端。

西土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。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，汇其所学，成一大典，以为不朽之业。今之学者学有所得，常即发为演讲，布诸杂志，以相讨论，以求增益。一二年所得，罕有刊成书册者。治一学，而欲知新，而欲与时偕进，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。居今讲学，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。苟不知人之造诣，何由与人共论？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。处斯时世，倘欲有所树立，必应受世界教育，得世界知识，有世界眼光，俱世界怀抱，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。此数者中，自以世界教育世界知识为先；无是，余应不可能。所谓世界教育、知识自指现代者而言。而此教育、此知识，现代实况与现代实况记载者，杂志实供之。

中国不竞，百不长进。以现在之文化与西土较，何颜能不愧弗及？知其弗及，则应急起直追；岂可再行敷衍苟且。为

是，一、应则效人已行之步骤；二、应资假人所获得。苟欲自是能与人相追随，不复后时，自尤须简人新得，审慎切磋，而后乃期出人一头也。久在他人脚下湊泊，亦良不可。晚近，中国政商固已门户开放，然讲学犹去闭关自守未远。学校诚已设些新科目，然仅赖此，济得甚事？至与人新思潮新知识实犹绝罕接触。有所称说，每为人所已唾弃；有所摭用，每为人之废余。此在用教科书，即有然。例如，温特握斯之几何书有小温特握斯与斯密教授之改本已几年。改本之优于原本既有定论。且得之亦无难，乃中国选教科书者犹然舍新不用，唯旧是守。是皆不读现代的记载之弊。固然新者不必尽善，旧者不必尽恶。然新者决不可不知。中国之有留学他邦者亦既济济甚众。顾泰半回国后必与其所学离绝。稍上者亦仅为负贩。此已历历可数。求于学问里赌生命，向世界文明进步上努力，发其所自得以觉其国人者，更属寥寥无几。实则中国留学生十之九为无所自得。岂彼土为师之良者亦悉若是？若曰中国时势不宜，不能以有为。是乃自暴其弱。苟其强，人不能阻之，天宁能阻之？自留学生不能传布新知，国内人自应与新知益远。苟欲愈此，必有赖于读杂志。得自杂志之知识诚有时不免芜杂零碎，无条理缺统系。然是在人之善用不善用。无杂志之知识，其知必不具，故已如既言。

更取实事言之，北京大学已设哲学门五年，设哲学研究所亦既周岁，乃校中绝无新到之东西文哲学杂志以备读览，此事岂不可骇！他国大学研究科概有读杂志新艺文之课。不可忽之。要足见中国人之不喜读此；不愿与闻人之研究结果，举措记载；不愿与知人之风尚趋归；自以为地大物博，一应俱全；充牣乎中，不求于外。盖晚世之好逸不好学已相习成风。不喜读杂志特其小焉者。

记者如以上意为然，甚愿与以提倡是幸！

（原载 1918 年 11 月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四号）

## 问 救 世 军

走在大街上，时常逢见些打着救世军旗的男女敲锣打鼓叨叨唸唸。开口一个上帝，闭口一个上帝。不是他能救世，就是人当信他。但是上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住在那里？他是个什么长相？说不出他在那里，说不出他的样子，还能着人去信他吗？还能说他能救世吗？不能指出一个东西的所在，可说他能救世，人当信他，不是造谣，也是惑众，不是欺人，也是蛊世。

若说世界里人眼看不见可是应信的东西多着哩，须知这种东西吾们虽看不见他的身体，但也晓得他作的事情，所以才可信他。上帝他作过什么事？因循偷情、抽喝嫖赌、蝇营狗苟、拍马吹牛、爱钱怕死、贪赃受贿、奸淫掠掳、杀人放火、戴鬼脸不干人事，是他作的事吗？世界上能作这种事的多得很，也不缺他一个值得信从，应该崇拜。他若不作这种事，还有什么事是他作的？世界上也还有什么别样事？既是看不见他身体？又找不着他作的事，你们救世军可以凭空横造一个什么上帝上帝，说他能救世吗？

什么是救世军？这个名字更是不妥。军队也会救世的，谁曾看见过军队救过世？欧洲若没有军队怎么会接连不断的杀了四年人，把小比利时几个在文明史上有名的大城烧得片瓦无存！中国若没有军队也不会招得湖南鸡狗不安，百里绝人烟？军队也是可以救世的吗？你们说救世，可是作出使人精神不慰帖的派头，哼！你们去救去吧！

就说救世，也是不帖实。什么是世界？世界也是别人可以救得的？世界人没有罪恶不用说，就有罪恶也应自己想法子，自己救自己，别人是无用的，自己不想救自己，别人就有拔山倒海的力量有什么相干？你们救世军张口闭口说救世，你那知道你们自己都没救好。现在的世界是一天坏似一天，你欺我，吾哄你，披心肝相见的越来越少了。不用说没有上帝，就有上帝，能把这个世界怎样？也曾能怎样他过？你们这些打着救世军旗子的男男女女，敲敲打打招摇过市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那个？

（原载 1918 年 12 月 29 日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号）

## 狗 争 食

欧洲战争的第二年，生在英国的一个大数学家、哲学家罗素先生（Hon Bertrand Russell）就说过这打仗的两边，好像两个因为不喜彼此的气味咬架的狗。吾前几天又逢见一个人，也说这回中国的内哄同狗争食一样，现在经人一嚇就夹着尾巴回了巢，不敢再张牙裂嘴的咬架了。这个话的意思是与罗素先生的话差不多的。不过罗素把别的国也当了狗，这个人还把别的国比作人罢了。

（原载 1918 年 12 月 29 日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号）